

悠悠岁月

## 技术小改革

□ 谌梦奇 (湖南)

日月如梭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回想起在通道县 1958 年开展的农村“四病”（疟疾、丝虫、钩虫、蛔虫）的普查普治中，我们工作队每到一村就要收集全民的粪便标本和采集周围血抹片，然后就地镜检。其标本量之大可想而知，加之时间要求也很紧，每队四台显微镜自然是不够的。

当时我们就在显微镜上下起了功夫。用相应大小的竹筒做成相应长度的镜管，一端固定显微镜的备用高或低倍物镜，一端插入 5~10 倍的备用目镜，然后将竹制镜管装在暂时不用的几台“成蚊解剖镜”镜架上，这就解决了镜管升降调节和载物台、反光镜的问题。如是就将一台显微镜当成了两台使用，完全可以用于钩、蛔虫卵和丝虫微丝蚴的检查，使标本镜检工效成倍增加。

此后我们还用硬质木料做成了显微镜的镜架，用小铁丝缠绕固定的旋轴，转动旋轴即能带动镜管升降的原理，解决镜管升降调节焦距的问题。虽然使用起来不甚灵活，速度较慢，但总比没有镜子用好。

在丝虫病的普查中，大量血标本玻片的染色，使姬姆沙氏和瑞氏染色液很快短缺，影响了工作进度。我们便就地取材，试用外用的龙胆紫药水染色玻片，取得成功，解决了难题。

现今医学检测技术日新月异，有的临床医生连基本的物理诊查也有所荒疏。也许会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技术小改革无足挂齿，甚至可笑。然而在上世纪 50 年代，大规模的群众性疾病查治工作中，这些不起眼的小改革却曾是起过一些实际作用的。



同病相怜

作者 李忠 (安徽)

小的时候，每到腊月初一，家家户户都要炒玉米花、花生、瓜子之类的东西。玉米在烧热的沙土里“啪啪”一爆，人们会说“腊月初一崩一崩，大人小孩没有病”，这叫“崩腊”。

“崩腊”的习俗，源自周朝的祭祀活动。那时候，人们认为农历十二月那种恶劣的天气是一个叫“年”的怪兽制造的，因此，人们要在十二月祭祀众神，赶走祸害人间的“年”，让它别再兴风作雪，倒屋坏垣。从初一到三十，每天都要不停地跳，不停地叫，以驱赶“年”兽。

后来，人们觉得喊叫太累，就想弄出些响动来吓走“年”兽。于是，便点燃篝火，向火里投湿竹，湿竹燃烧发出“噼啪”爆响。也有人向火里投坚果，像松子、板栗这类，还有人向火里投粮食，像谷子、

豆子之类，也能发出爆响。这些“噼啪”爆响之声，既预示着“腊月”的开始，也起到了驱赶“年”兽的作用。

再后来，向火里投竹演变成了最原始的“爆竹”，向火里投果栗演变成了炒花生瓜子玉米花。

“崩腊”，崩的是果栗，求的是吉祥。从古至今，“崩腊”的方式千差万别，但人们美好的愿望却始终没有改变。风俗之所以有别于迷信，就因为它饱含着浓情。就像“崩腊”，崩爆米花与人的生老病死毫不相干，但人们祝愿家人的健康平安却是真真切切的。

现在，许多民风民俗已被紧张的生活淹没，只期盼人们心中的那份美好情愫不会因忙碌而变得淡薄。

## 别来看我

□ 何斌霞 (湖北)

王老师脑部长了一个肿瘤，手术后听说被白纱布包了一层又一层。作为同事，我们决定去看看他。就在我们准备动身时，年级主任走进办公室宣布：从现在起，任何人都不得去医院看望王老师。原因是，他一再强调：别来看我！

我们都理解王老师的心情。本来有病自己很难受，而每次去看他的人，一副无奈同情又伤心的表情，好像都在提醒他：你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加上做了手术后，头被包得没个人样，来人看着他头上层层白纱，不自主流露出受惊的神情，会让他觉得自己的病情比想像的还要严重。所以最好不见，何必在自己痛苦的心上，再增添一点忧伤。

亲戚朋友同事病了，特别是住进了医院，去看看是人之常情。作为看望者，是因为情谊，因为关爱，但作为被看望的病人来说，如果病不重，可能心灵上会得到一丝安慰，同时也会被这浓浓的人情味感动；但如果病得很重，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，却还有很多心愿未了的人来说，只会更加心慌意乱、伤心痛苦。

最后，我们给王老师的爱人打去电话，安慰一番后，说出我们的想法：现在不去看王老师了，等他出院后，我们再到家里去看望。

## 杏林副刊

刊头题字 周用金

## 大寒·冬雪

□ 张宏宇 (江苏)

大寒被冬雪  
点亮  
纷纷扬扬写着一年之中  
最冷的问候

雪是大寒节气  
最生动的情节  
瑞雪兆丰年  
春节就在眼前

冬天的恋歌  
被雪刷新了一遍又一遍  
大寒 让这个冬天  
对雪有了深深地期待和理解

黑白相间的大寒  
是一幅冬的写意图画  
涂抹着我的热情和希望  
把雪融化

## 搓澡工老黄

□ 旗王 (江苏)

天一冷，我就不再在家里洗澡了，到浴室里去泡把澡，让搓澡师傅给擦个背，舒服得很。可是今年去浴室洗澡时，我熟悉的搓澡工老黄已经不在浴室搓澡了。

那是三年前一个寒潮来袭的晚上，我到浴室泡澡，因浴客特别多，搓澡的师傅都忙不过来，只有一个新来的搓澡工闲在那里，不停地招呼着浴客到他那里去搓澡，可是没有浴客肯让他搓澡，因为这个新来的搓澡工是个瘦小的老头。你想给人搓澡是个技术活，更是个力气活，谁乐意让一个气喘吁吁的老头给你搓澡？

那晚因我还有急事，实在等不及了，心想这次将就点吧，便主动来到了老黄的搓澡位前。老黄喜出望外，十分殷勤地招呼我躺下，就开始卖力地给我搓起澡来。老黄边给我搓澡边同我聊天，他倒也实话实说，告诉我他姓黄，已经 61 岁了，干搓澡这一行才几天，我是当晚第一位照顾他生意的浴客。真是八十岁学做吹鼓手，不可思议。老

黄解释说他在乡下种田苦了一辈子，现在给人搓澡没觉得有多苦多累。原来，老黄的孙子在城里读高中，孙子上学要很多钱，将来上大学还要更多的钱，靠儿子儿媳打工挣的那点钱付学费还不够，所以趁着自己身体还行，挣点钱将来贴补孙子上大学。

老黄的话让我很感动，虽然老黄的搓澡手艺的确不行，可他干活非常认真，每一个部位他都仔仔细细地搓干净，这样花的时间可比别的搓澡工多一倍。就凭这一点，搓完澡付钱时，我递给老黄一张 10 元人民币道：“零头就不要找了，您也挺辛苦的。”“不，零头一定要找的，您能照顾我的活儿，我谢还谢不过来呢，怎能多要您的钱？”老黄认真地说，坚持把要找的零钱交给了我。

后来，每次到浴室洗澡，我都只让老黄给我搓澡，再和他聊一会儿天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听说老黄也随孙子去了省城。再也见不着老黄，我只有默默地祝福他，希望他的身体比头牛还要壮，挣钱多多。



晨雾绕山庄

作者简介：唐建辉，77岁，湖南省老干部摄影家协会会员。